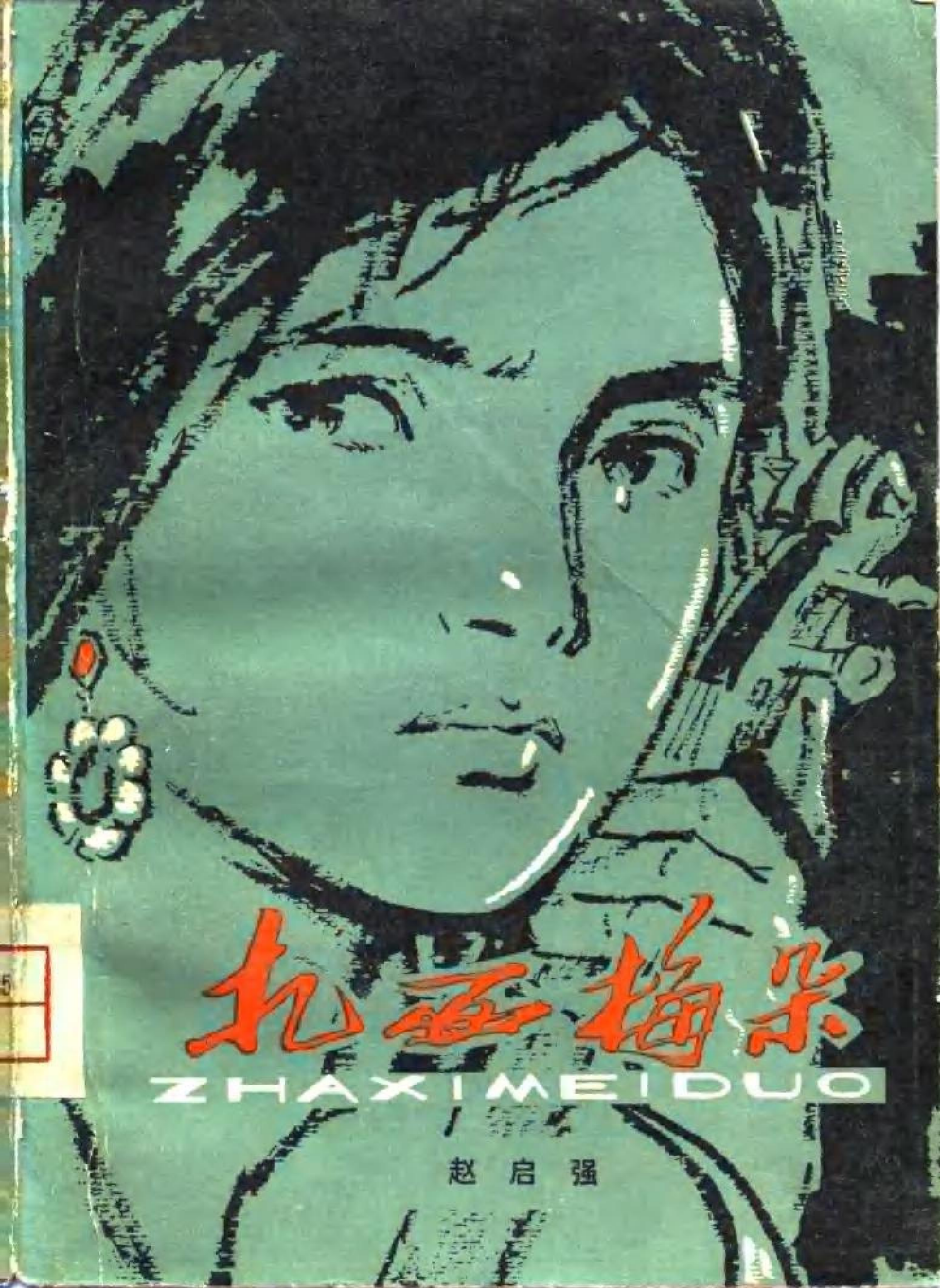




扎西梅朵

ZHAXIMEIDUO

赵 启 强

插图：王 彦

扎 西 梅 朵

赵 启 强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230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7.625 插页1 字数327,000

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000

书号：10096.208 定价：1.22元

内 容 提 要

拉萨的贵族小姐扎西梅朵，原是出身贫寒的汉族姑娘，由于外国家庭教师的影响，她深深爱上了音乐，并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的个人奋斗道路。后来，由于后母迫害，初恋遭受挫折，她怀着痛苦绝望的心情离家出走，随着安农一家过着艰苦的流浪艺人生活。从此，她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了解到农奴的重重苦难，思想感情起了变化。她虽怀有解救人类痛苦的美好愿望，但由于政治上十分幼稚，再次受到卑鄙自私而又野心勃勃的贵族青年所朗盖西的诱惑，几陷深渊。所朗盖西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和满足个人私欲，在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叛乱失败后，企图裹挟扎西梅朵外逃。安农一家为挽救扎西梅朵，惨遭杀害。人生的苦难和血的事实教育了扎西梅朵，使她从痛苦的徘徊中觉醒过来，摒弃了无谓的个人奋斗，毅然投入新的生活。

作品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扎西梅朵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深刻揭示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同时还塑造了众多不同的典型艺术形象，描绘了一幅鲜明的西藏风俗世态画，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一卷

这个家庭虽然处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角落里，却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幸福家庭。

我们把这个地方称之为世界的角落绝不过份：它的四周全被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围困着。由于这种包围，它居然没有听见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内地人民已经从社会主义的进军号中迎来了新世纪，而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地方，人们却仍然沿袭着几千年来的生活传统。那里，古老的文明和同样古老的野蛮还占据着人们的头脑，统治着他们的全部生活。

拉萨是这个角的中心。不过，或许说是它的缩影更恰当。它的外围也是由一群高山组成；往里，一座座高大、阴森的喇嘛寺形成了它的第二个包围圈；再往里，又是一座座由大石块砌成的高大结实的贵族庄园；到最里面，剩下的就只有几条狭窄、拥挤的街道了。即便是徒步穿过市区，也最多用半个小时。它的人口更不值一提，就是加上那些几乎占据了全部五金、百货行业的尼泊尔生意人，也还不到十万。

然而，要认识这个层层包围、与世隔绝的小城市可不那么容易。别说外来人，就是本地的老住户，也很少有人探明过它的全部奥秘。

——最远处，临山而起的拉萨三大寺院*里，除了阴森黑暗的神殿，它到底是用什么力量来吸引和养活一万多名老老少少的喇嘛呢？

——近郊，一座座贵族庄园里，树木葱绿，楼台遍地。可是谁也不知道在这些树木楼台的阴影里，隐藏着的到底是罪恶，还是恬静的人生乐趣？

——被一排排地摊挤得连骑自行车都困难的市区里，比街道还要低下二尺的尼泊尔金银店，一天到晚都有叮叮当当的金属声传出来。然而，好象谁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话语。难道他们就是用那把叮当乱响的小锤来交流思想吗？那末到夜晚，当拉萨被死一般的寂静笼罩后，他们又在阴暗的地室深处干什么呢？

——在拉萨东西两头的努布区和太丰岗区，都各有一座几十户的贫民窟，它俩都是临街而栖。这差不多算是拉萨最醒目、最外露的生活了。人们只用一层薄薄的、已经失去本色的印度白咔叽布来遮盖自己的私生活。然而谁又说得上，为什么在这里很少年青人，而只看到一个个衰老而幼小的生命？他们靠什么维持生活？在他们的灵魂里，充满着的是对生活的热爱还是仇恨？他们生存的希望是今生还是来世？即使我们对他们的命运非常关心，而常常在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多站站的话，我们还能看到这些拉萨的末等居民，有时居然请来三五成群的喇嘛，他们戴着鸡冠似的长帽子，低沉地吟

* 拉萨三大寺：即哲蚌寺，葛丹寺，色拉寺。

诵着神秘的经文。请他们的主人怎么啦？是驱逐病魔，还是为了消灾避难？而且最使人纳闷的是，他们从哪儿来的这许多钱？

——还有，经常有三三两两的囚犯，带着沉重的脚镣，唏哩哗啦地沿街乞讨。其中，有的已经被打成残废，在地上艰难地爬着，悲惨地哀求着施舍。可是，他们从哪儿来？看管他们的人呢？他们为什么不设法去掉镣铐而跑到边远地区去当自由人呢？……

谁也回答不了……

总之，这是一个神秘的、与世隔绝的社会。人们都默默地过着他觉得命该如此的生活；谁也不去探究以往，因为昨天同今日一样；谁也懒得去展望未来，因为明天也势必如此……

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幸福家庭，就在这么个拉萨城的一座庄园里。

在拉萨，象这种高大结实、沉静神秘的庄园可有的是，为什么单单要选上这一座呢？你听，一阵叮叮咚咚的钢琴声从那高大的围墙里传了出来。别说钢琴与这里虔诚、浓厚的宗教气氛有多么不协调。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一片黢黑的拉萨，单是有不管什么声音能表示某个建筑里还有生命就很不寻常了。拉萨的夜晚，除了偶尔有个酒鬼用颤抖的嗓音唱些含含糊糊的藏戏外，最多只能听到街上的野狗无聊地吠叫几声。所以现在，我们就走近一些，看看这个幸福但又不寻常的家庭吧。

庄园里，几乎所有的房间都是一片黢黑，其中许多即便是白天也是空着，锁着的。另一些是仆人丫环的住所，他们现在都已进入梦乡，因为明天还得早起，还有许多事要他们去做：背水、打酥油茶、擦地、经营花草树木……当然，还得为老爷、太太、小姐一天的生活忙碌。对，老爷、太太、小姐，就是这个家庭的全部成员。这三个人的穿衣、吃饭、上学、游玩就构成了另外几十个人的生活内容。主人们不能设想：如果没有这几十个人，他们的生活会怎么过下去；而仆人们也从未想过，在这个庄园里，没有这三个人，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看来，阶级意识还没有在所有这些人的头脑里滋长，所以双方都觉得这种生活是自然的，彼此不可缺少的。

现在，是这种如克鲁泡特金所宣扬的“生存互相”般的生活的一个例外的时候，仆人们已进入梦乡，而主人们却还在汽灯明亮的大厅里坐着。这是从两年前开始的。那时，几头横跨了喜马拉雅山的牦牛，给这个家庭驮来了一台钢琴。从此以后，每天吃过晚饭，便是这个幸福家庭最幸福的时刻了。

十四岁的小姐扎西梅朵正弹着肖邦的一首钢琴练习曲。尽管这首曲并不深奥，而扎西梅朵小姐也弹得相当熟练，但是站在她身后的尼泊尔家庭教师却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既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也注意地寻找着应该指点的差错。对面，在矮矮的卡垫上，老爷与太太并肩坐着。老爷微笑地倾听着，一面与太太轻声闲谈。看外表，太太不过三十来岁，

她穿着深灰的无袖藏袍，外面披着一件浅蓝色的西式毛线外套。她的头发不象当地贵族妇女——即便平日也戴满珠宝玛瑙的装饰，而象内地三十年代所常见的那样：前面高高梳起，后面刚过项部。她只在右侧别了一支由蓝宝石和水晶做成的小矢车菊花。即便我们不看她的外套和发式，单看到她微笑时喜欢将目光收到脚面的神态就可以断定：她，不是西藏人。

太太也微笑着，信手织着毛线。有时，她停下来，抚摸一下卧在她膝上的小狮子狗，专心地听着——有时是丈夫的闲谈，有时是女儿的琴声。

扎西梅朵弹完练习曲后，将两手握成拳头向琴键砸了一下，然后俏皮地转过身来问：

“弹完了，老师，能及格吗？”

老教师被扎西梅朵用拳头击出来的声音吓了一跳，从美妙恬静的境界中醒悟过来。

“好，好。但是还有三处……”

“啊唷，又是三处！老师，您真会挑毛病。”扎西梅朵装出生气的样子撅起嘴唇，然后向父亲问道：“您说呢，爸爸……我弹得好吗？”

“好，好！我的小百灵鸟，简直美妙极了。”

扎西梅朵马上得意地对老师说：

“怎么样，老师？我还没有问妈妈呢。您看，您总是孤立的。”

然而妈妈并不表态，只是微笑着，听任女儿顽皮。

“别，别，扎西梅朵，”老师并不笑，仍然严肃地说，“……对艺术可别戏谑，要一丝不苟，要有……有……”他本想说“要有毅力”，但不会用藏语表达这个意思，便向扎西梅朵的父亲用英语问道，“Perserevance?（毅力？）”

老爷立即熟练地用藏语翻译出来。

“对，要有毅力！天赋好的人并不少，可音坛上的大师却寥寥无几，奥妙就在这个……这个毅力上。贝多芬在失聪后还作了第九交响乐，靠什么？就是靠毅力！”

“行啦，又来啦！帕拉塔先生，我们班格拉家的独苗可不当吹鼓手。再过几年，扎西梅朵就要到英国求学。还到我的母校——剑桥。”

“不过……小姐确实……确实有很好的艺术天份，班格拉先生。”虽然老爷这个话题是常挂在嘴边的，可每次仍然会刺痛尼泊尔老师的心。这并不是因为扎西梅朵的音乐学业是他的饭碗，而是他把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艺术理想全部移到扎西梅朵身上了。所以，班格拉这个打算等于是剥夺他的理想，甚至生存的希望。“班格拉先生，我敢担保，如果小姐能到欧美深造——当然不是在剑桥——我担保她能成为第一流的音乐家……”

帕拉塔先生的语气非常认真，好象人家真要把他的学生夺走，去学那些乱七八糟、毫无意义的什么哲学，法律，甚至可能是什么理科，工科。在他的意识里，唯有艺术是神圣的，其它，全是胡闹。

老爷知道，在这位快五十岁的外国人的伤感里，包含着

对女儿的慈爱，所以不再一本正经地打趣了。他笑一笑，宽厚地说：

“好啦，好啦，别难过，那不过是以后的事，你最少还有两年的时间谈你的艺术，谈你的贝多芬。这不算少吧？……不过现在，你看，都十点了，总该给我们未来的音乐家放假了吧？”

老教师似乎安心了，但又想到今天的课程完成得不好，他又为难地望望老爷，望望小姐。

顽皮归顽皮，但扎西梅朵热爱音乐，也和热爱这位老师一样。所以在戏谑之后，她给老师解围了。

“爸爸，妈妈，你们先休息去吧，我再把老师指出的毛病纠正纠正。”说完，她转过身来，故意做出非常听话的样子说：

“我再弹三遍……不，无论弹多少遍，直到把您指出的三处——呵，是三处吧？——全部纠正为止。”

帕拉塔先生高兴得象小孩子似的。

“这才对，扎西梅朵，这才对。”他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快活，连连说，“对待艺术，就得有这样一丝不苟的态度。”

琴声又响起来了。

趁扎西梅朵专心练习的时候，我们就来仔细端详一下这位一丝不苟的尼泊尔家庭教师帕拉塔先生吧。

他整个人和面部都具有尼泊尔人的典型特征：个头矮矮

的，额头与嘴唇都稍稍突出。快五十岁了，头发还很多，很黑。不过，他比一般象他这个年龄的尼泊尔人略瘦一点，而且最突出的个人特征是皮肤没有一般尼泊尔人那么黑，而是略带苍白——尤其当事情涉及到他的祖国和艺术时，这个特征就更显著了。据说，这种特征是神经质的表现，而神经质又是诗人和音乐家的典型气质。

帕拉塔先生不仅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也具有艺术上的远大抱负。他十几岁就离开了祖国，到了印度。干什么呢？这何须问——当然是去征服艺术高峰。因为在他的国家里，只要有野心、有抱负的人，无不到印度去：或是征服黄金，或是去求得政治资本。

可是帕拉塔先生走错了地方。在那个时代，印度是殖民者、冒险家、投机商的乐园，却绝不是艺术家的天堂——何况还只是一个有待磨炼、深造的初学者。

到印度后，帕拉塔先生首先要征服的不是艺术上的难关，而是饥饿。在这方面，他显然是缺乏才能的，以至在他流落印度的二十多年里，始终在这场搏斗中挣扎，却始终未能成为一位胜利的征服者。他当过鞋匠，当过英国诊所里的助手，摆过卖尼泊尔山笛的小摊……总之，他始终没有成为好生意人，没有成为好职业手，也始终没能实现积蓄几个钱去进修音乐的梦想。

有人解释说，他那样的人在那样的社会，这是必然的结局：因为心肠好而不走运，正直诚实却总受人欺弄。而实际上，妨碍他的却是艺术上的爱好和抱负。比如，他当手艺人

时，别说积累点小资本以开个小铺子，就连日常的吃穿他也从未安排好过。只要手里有了一个卢比以上的钱，他便按捺不住了：先跑到歌剧院门口逛游一阵，犹豫好半天才买了一张便宜的楼座。然后捏着剩下的钱跑进乐器店。尽管他的钱即使再增加几百倍也不够买一台钢琴，他却总要过去抚摸一阵。要是碰巧有买钢琴的在试音，他便可怜巴巴地站在一旁听着，如果别人试完忘了盖上琴盖，他便怯生生地抽出捏着钱的手，轻轻地试一两个音。这时，他的脸色越苍白了……然后，他叹口气，走出乐器店，到书店去用剩下的钱买一本贝多芬的提琴奏鸣曲，或是几张莫扎特的单页乐曲。

一次，一位比利时的提琴演奏家到孟买演出。一张楼座最后排的票也要十个卢比——这等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但是，问题是还不到开资的时候。他犹豫了许久，最后总算下了决心，不去向诊所的英国老板支借这十个卢比。他怕碰钉子，怕招来主人对他心中的圣灵——艺术的猛烈攻击。可是到演出的当天，帕拉塔的决心动摇了，而便宜的楼票也卖光了。于是他气喘嘘嘘地跑到主人面前。

“先生，请支给我二十卢比！”他坚决地说，没有一点商量的口吻。

老板听到这个数字和这种声调，几乎惊异得要从沙发上跳起来。但当他看见帕拉塔的脸苍白得象蜡一样，就忍住了，故意平淡地问：

“家里需要钱吗？”

“不！我要听一场音乐，二十卢比一张票。就这一次……”

老板居然让步了。英国人一边取钱给他，一边想：“谁说这小子缺乏力量？……唉，只是没用在正道上……”

那天，从歌剧院回来时，他摇摇晃晃的，好象他的全部力量也连同那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演奏家了。回到宿舍，他拿起自己的小提琴，拉了拉刚刚听到的曲子。可一半没拉完，他就把琴使劲向墙边扔去，然后伏在枕头上哭泣起来……他对艺术的热爱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烈，对自己艺术理想的绝望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深沉……

第二天，他又卖掉了唯一的一件西服上装，然后提着摔掉脑袋的小提琴，蹑手蹑脚地走进了乐器修理店……

当然，这些都是帕拉塔先生年青时的事了，以后，靠着这种顽强的差不多不近情理的劲头，他居然在音乐上有了造诣。但是在始终未完成的对饥饿的征服中，他在音乐上的成就可没起到多大作用。只有一次，在长时间的失业之后，他靠着小提琴在孟买最大的一家马戏团乐队里找到了一个位置。开始，他欣喜若狂，以为自己一生的抱负就要实现了，以为终于有了一个把自己奉献给艺术女神的机会。可是，只半年，他的理想就给那些尖锐刺耳的小号声淹没了。几个月——他庆幸自己只呆了几个月——只是吱吱呀呀地拉着那么几个曲子。看见同行们得意地、汗流满面地给这几个重复了多年的小曲配个和声，加个花音，他反感极了，觉得这简直是亵渎神灵，糟蹋艺术，简直是在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出卖自己的艺术良心……于是，尽管他已四十出头，再另找职业是非常困难的，他还是毅然离开了马戏团，并且从此绝不

向任何人提起这半年的生活，也从此离开了印度——带着痛苦、绝望和被伤害了的艺术良心……

他到了尼泊尔侨民的另一个世外桃源——拉萨，投靠了一个开百货商店的远亲，经这个远亲的介绍，他在班格拉先生家当了家庭医生，同时还兼代小姐的英语课。那时，他断定自己的艺术生命已经死了，所以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安安静静地在一个没有音乐的生活中度过了六年。

然而，命中注定了，他的艺术生命还得有一次复苏，他的艺术良心还得经受一次更加致命的打击。

二年前，一次他偶然听到班格拉先生与太太说，已经从印度给扎西梅朵买好了一台钢琴。那时，他浑身一震，赶紧将头低下，生怕别人看见自己苍白的面孔。他垂着头，屏住呼吸，不敢有一点儿声响，一点儿动作。是害怕影响那台已经买好的钢琴运回来呢？还是因为感觉到了那个折磨了自己一生的小精灵又在心室深处蠕动了一下，而担心它就要跳出来把他的生存希望吞噬了？帕拉塔自己也说不清。反正从老爷的这次谈话之后，他便经常失眠。

钢琴运来那天，为了使自己不闻不问，他把自己的房门关得严严的。可是不知哪个粗心的仆人卸包装箱时放得重了一点，居然被帕拉塔先生听到了。他心里一颤，想道：“糟啦！摔坏啦！”于是赶紧跑了出去。抬每一个包装箱时他都要搭手帮忙，嘴里不停地招呼：

“轻一点，轻一点，别着急……”

不用说，帕拉塔先生担负了扎西梅朵的音乐教育。

帕拉塔先生的艺术生命复活了；不过，他毫不惋惜地移给了扎西梅朵。他肯定，这个生命能在扎西梅朵身上成熟，并结出珍贵的果实。

从那时起，帕拉塔先生便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最恬静的生活了：艺术生命复活了，但又不再折磨他；因为艺术已经与扎西梅朵合而为一，成了他的第二生命……

*

*

扎西梅朵当真把老师指出的所有毛病都克服了。当她弹完最后一遍时，老师兴奋地说：

“我敢担保，小梅朵，就是肖邦自己来听也挑不出一点儿毛病来。只要你再这样坚持五年……”

“五年?!老师，五年该有多久呵？”

扎西梅朵喜欢装成不听话或不爱学的样子，因为在这种时候，她总能听到帕拉塔先生用大师们刻苦奋斗的故事来说教。

“这还是最起码的，小梅朵，大师们作一部作品还要用七八年的时间呢，五年算什么！比如……”

但他突然想起了扎西梅朵父亲刚才许的两年的期限，难过起来，讲故事的兴致消失了。

“算了，小梅朵！不早了，该休息了。”

“不，我不困！您今天还没有讲故事呢。”扎西梅朵撒起娇来。

“明天补上，好吧？明天讲两个，可现在不早了，明早你还得上学。”